



## 圣地亚哥景点介绍

**阿尔玛斯广场** 阿尔玛斯广场西班牙语的意思是武器广场,原名大广场。该广场是历史上圣地亚哥市政府进行阅兵、宗教游行、斗牛、集市等公共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广场中小花园里的绿地、长椅、凉亭、以及百年的棕榈、雪松、南美杉树将仅仅两个街区以外都市的喧嚣以及奔波的人流隔绝开来,这里有的只是沐浴在暖暖的日光下闲聊或专注下棋的老人、坐在长椅上依偎亲密的年轻伴侣、嬉戏玩耍的儿童以及街头艺人的有趣表演,让人感觉似乎置身于一个祥和的欧洲小城。



**拉莫内达宫总统府** 拉莫内达宫原为皇家铸币厂,由意大利建筑师托斯卡于1784年开始建造,1805年宣布竣工,1922起智利总统以及部分政府部门在此办公,1951年成为智利国家级历史遗迹。白色的拉莫内达宫是西班牙帝国在18世纪兴建的最大建筑,也是西班牙美洲殖民时期最赏心悦目的建筑之一,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1973年在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的右翼军人军事政变中,拉莫内达宫曾遭到大规模空袭,当时的民选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被叛军包围的情况下,手持武器与30多名总统卫队战士一起坚持抵抗,直至英勇牺牲。拉莫内达宫在没有国事活动时是免费对游人开放的,此外,如果你希望与身着笔挺制服的总统府警卫合影的话,他们会微笑礼貌地满足你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智利人和善的一面。



**圣露西亚山** 圣露西亚山原为1541年修建的军事堡垒,从1872年开始圣地亚哥市政府对其进行花园式改建,向山上运送了大量的植物,种植了千姿百态的棕榈树、仙人掌、耐旱的花草,并从欧洲运来了精美别致的人物雕像、喷泉、路灯、石雕花瓶等作为花园的装饰。如今的圣露西亚山花草繁茂、古树葱郁、古堡屹立、清幽宁静,在山顶俯瞰远眺,近处的圣地亚哥市区以及远处高大宏伟的安第斯山脉尽收眼底,景色怡人。



### 旅行提示

中国公民需持有效护照申请智利签证,并提交智利方面的邀请函正本并注明邀请人职务、单位、地址和电话,并经过智利公证处公证;申请人单位出具的英文在职证明、一张两寸照片、3万元存款证明并填写相关表格。中国与智利之间目前没有直飞航班,通常会在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转机。

一般11月至来年3月是旅游最佳季节,也是当地的夏天,由于靠海,所以气温不会太高,日温差大,不过紫外线强烈,一定要注意防晒。

智利货币为“比索”,可到兑换所兑换。美元不流通,但在一些旅游点和酒店都可以用。由于汇率经常浮动,不宜兑换太多。此外,由于币值相对较低,最好携带计算器,以免计算错误。换钱不在银行,有专门的换钱地点。圣地亚哥中心商业区有很多正规的外币兑换点,可以寻找“Casa de Cambio”字样即可。

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南美除巴西讲葡萄牙语外全是西班牙语)。英语不很普及,所以需要做准备,如准备一本西语小册子或学说一点常用的单词。

到餐馆和酒吧消费需要10%至15%的小费,一些餐馆会把小费计算到消费总额里。乘坐出租车一般不给小费。

智利宾馆不提供一次性拖鞋、牙膏和牙刷。电压为220伏,但插线板比较特殊,是单排三个等距圆柱形插头。如有需要,应向酒店借用插线板转换器。

# 爱太短而遗忘太长

——游聂鲁达故居有感

智利对我最大的吸引,应该来自聂鲁达。在飞往圣地亚哥的旅程中,我再一次翻开他的诗集:“今夜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爱太短,而遗忘太长。”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最著名的的一首情诗,他的诗是无声的音乐,溶化了周围紧绷的空气。他所写的战争、饥饿、反抗和对自由的执著,还有南美洲大地上的森林、小麦和铜矿,给我辽阔宏阔的精神冲击。人们说,参观聂鲁达故居可以看到诗人内心深处的智利。

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及其近郊共有3处居所,我的行程至少可以拜访其中两个:在圣地亚哥的普洛维登西亚与妻子玛蒂尔德的精致住所;还有在圣地亚哥北边小村落的“黑岛之居”,那是他最钟爱的房子,他也埋骨于此。

在圣地亚哥西班牙风格的古老建筑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错相映的街道上,人流如潮,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不苟言笑,其风格与拉美那种休闲、轻松、浪漫的行事特点迥然不同。智利人是友好的,但他们内敛拘谨,很有些德国人的风范。聂鲁达的故居就隐身在这片城市的森林中。

这是所让人目不暇接的房子,有着第一眼就让人兴奋的品位。就算没有读过聂鲁达的传记和诗,拜访他的房子,也可以立即感觉到,这里曾经住过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华丽而哀伤的风格中,蕴藏着令人惊讶的独特品味。房子不是很大,但随意转弯,就会发现一个可以坐下来喝酒的角落。每一个“酒吧”的模样都不同,可以依心情而抉择,有一个酒吧甚至有着海洋波浪的轮廓。聂鲁达爱酒、酒瓶和调酒台,如同他爱海洋。虽然他从未真正地驾驶过任何一条船,但却向来以船长自居。他的许多大型收藏都放在位于黑岛的家——离圣地亚哥约两个小时车程、望着湛蓝海水的精巧别墅。在这里安歇着他最爱的“流泪的玛丽亚”。那是一艘法国船只的船头雕饰,他将之命名为玛丽亚,身上穿着拿破仑时代华丽的衣服,衣角

雕得随风飞扬,瓷珠镶成的眼睛望着天际。奇特的是,玛丽亚的眼睛每个冬天都会流泪,悼念着她失去的大海故乡。据聂鲁达推想,是因为这一块木头的孔隙会吸收潮气,冬日孔隙缩小时,瓷珠眼睛就会流泪。我来时正是南半球的盛夏,玛丽亚没有哭,只是有些忧愁而已。

海洋、玻璃瓶里的船、海螺与贝壳、彩色玻璃、模样古怪的灯具、鲸鱼的牙齿、独角鲸的角、来自远东各国充满异国风味的艺术品收藏,还有玛蒂尔德最爱的设计师Fornasetti的餐具与屏风……所有看来本不可能和平共存的收藏品都恰如其份地分布在每个角落,仿佛它们原本就在那里。他的收藏之广泛,可以媲美博物学者。生长在智利南方荒野之地的诗人,对大自然中种种生命燃烧后的余烬都有兴趣。除了热爱收藏,他也热爱酒、热爱美食,曾经称许智利的鳗鱼是“天堂的滋味”。为了这种诗意的称呼,费尽千辛万苦,我终于在一家餐厅里找到了它。不巧的是,由于我在旅途中得了重感冒,几乎失去了味觉,鳗鱼只能哀怨地默默流进我的胃里,天堂是什么滋味只能靠想象。我也在他最爱的、被他称为“诗的角落”的咖啡厅,喝他最爱的饮料,那种和晴天大海一样蓝的鸡尾酒。聂鲁达的墓里埋着他和第二任妻子玛蒂尔德。拜访聂鲁达的房子,到处都是P与M连接在一起的爱情标帜(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的姓名缩写),仍然可以感觉到一种坚贞的幸福,仿佛他们的魂魄还留在那里,写诗、唱歌和看海,或许看不见的灵魂还在甜蜜地争吵,每一个角落,都还是爱情与诗的角落。正像聂鲁达诗中所写:“亲爱的,没有别人会在我梦中安睡。你将离去,我们将一同离去,跨过时间的海洋。”

我站在他们的墓碑前眺望大海,海滩上有嬉闹的游客,但仍显得寂静。虽是夏季,大好晴天,但这天涯海角的风拂面而来,仍然冰凉。

(吴淡如 郑大方)

